

听河记

■李蓓佳

夏日午后，我走到北丽桥下，择一处石阶而坐。原以为桥上人车喧嚣，桥下流水无声，可当我真正闭上眼，世界反倒热闹了起来。

先是一阵热风贴着水面滑过来，裹着水汽和藻类的腥气，湿漉漉地扑在脸上。午后的蝉鸣正盛，从两岸的柳树梢头倾泻而下，把整条运河都泡在一片嗡嗡的声响里。蝉声之下是水声，水流撞上桥墩，滚起闷闷的“咕噜”声，像一扇不常开的木门被风推了一下，门轴拖出一声含混的沉吟。水波轻叩岸石，泛起细碎的回响，软软糯糯，仿佛嘉兴话里的尾音。

远处传来一声汽笛，低沉而悠长。再近些，一辆电动三轮正碾过桥面，随即是脚步声，轻的、重的、急促的、拖沓的，夹杂几句黏稠的方言。睁眼时，光顾着贪看依依垂柳、往来车马、潋滟波光，哪还得闲听？闭上眼，拨水声、转舵声、市井人声，密密匝匝地涌过来，运河这才露出了它的真性子。

在运河边的茶馆里，我遇到了一位老伯，他在运河上跑了三十年的船。听我说起听运河的事，他笑了笑说：“你们现在听，听不见什么了，以前那才叫有声音。”他说的以前，是指木船时代。“木船的声音跟现在的铁船不一样。木桨划进水里，沉沉的，橹也是有调子的，摇起来不急不躁。”他伸出手，比画着摇橹的动作。“以前晚上在运河上行船，黑灯瞎火的，看不见船，就听声音。每个船老大摇橹的劲儿不一样，你听久了就知道谁的橹年岁大了，谁的橹是新换的，一听就知道谁来了。”他讲得那么笃定，好像那些声音从未远去。

我问他：“您还记得那些声音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闭上了眼睛。过了很久，他轻轻哼了一声：“欸乃——欸乃——”声音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

桨声橹影，早已沉入大运河的旧梦，可这条河并未就此沉默，今天的运河有自己的声音。

夏日清晨五点半，天已大亮，水

汽从河面丝丝升起。第一艘保洁船“突突突”地划破宁静，船头工人握着长杆网兜，打捞水面上的漂浮物，入水时“哗啦”一声，出水时“滴答滴答”。岸边，晨练的老人摆开了架势。太极扇“唰”地打开，又“啪”地合上，干净得像一声短叹。

下午三点，太阳毒辣，水面白得晃眼，可货船不曾停歇。一艘艘吃水很深，载满黄沙或黑炭的货船缓缓驶过河道。驾驶室里传出收音机的呀呀声，电风扇“呼呼”地转着，那些声音慵懒而绵长，像往昔递来的回音，薄薄地贴着水波。

如果想听运河最本真的絮语，你得等到深夜。

过了八点，天终于黑透了。终日喧嚣的蝉悄然噤声，偶有零星嘶鸣浅掠过水面，这时的运河才真正安静下来。夏夜的凉风穿过芦苇，沁出细细的“沙沙”声。偶有一尾鱼儿倏然跃出水面，“噗通”一声，漾开层层涟漪，水声渐渐消失在暗夜深处。

我曾在夏夜运河边遇到一位钓鱼的老人，他一个人坐在岸边，面前

架着一根鱼竿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不好意思说话。夏夜的蚊子很多，营营扰扰不绝于耳，老人却像没感觉似的。过了很久，反而是他先开口：“你在干吗？”“听运河。”老人顿了顿，低声道：“运河也是有声响的，就是你们没往心里去。”我好奇地望向他，他继续解释：“夏天水活泛，哗啦哗啦的、高兴的、不高兴的，全给你带出来。冬天就不行了，水懒塌塌的像睡着了一样。”语罢，他又沉默了，目光落在水面上的浮漂。

晚风阵阵拂来，满河星影碎成点点萤萤，忽明忽灭。我不知道那天他有没有钓到鱼，我只记得那个夏夜里，我和一个陌生的老人并排坐在运河边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。我们总惯于用眼睛丈量世界，看到什么，就以为拥有了什么，而听觉却全然不同，唯有放空自我，全然交付，才能听见藏在深处的声音。

运河上的风还未停歇，水还在贴着船舷呢喃，两岸人家的灯火在今夜的醇醪，我甘愿就此沉醉。

爱是永不消逝的联结

■李星予

浩瀚宇宙中，地球宛如一只乘风破浪的小舟，承载着无数独特生命之灵。而这些生命之灵以爱为丝线，联结为针杼，在这艘小舟上共同编织着独属于人类的心灵锦缎，照亮灵魂深处的幽径，永不消逝。

第一声啼哭后，爱与联结是生命旅途上的双向流动。哭声划破白墙常年的寂静，母亲湿润的目光与父亲有力的臂膀，便成为小生命最初的联结。这份联结如同黑夜中的灯塔，引领着蹒跚学步的孩童探索未知的世界。

不满周岁时，我患上了支气管炎肺炎，父母便为了我整天奔波于医院，母亲几乎是两点一线，医院和家，成了她爱的联结。那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好，几乎可以说是差，父亲亲入工作，薪资微薄，奶奶也生着病，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那台呼吸机。我也不争气，小手、脑袋甚至小脚上都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针眼，病情却依然没有好转。父母只能选择小手术，可费用成了压垮这个小家的大问题，一贯骄傲的母亲和父亲，只能四处借钱，在借条上写上自己的姓名。当时爷爷一个月只有200元，俩老人掏出自己攒的钱，小布包着的2000元全交给了母亲，姑姑知道情况后，也时常送来需要的日用品和婴儿用品。长大后母亲也时常跟我回忆起当时的状况，感叹处境不容易，但也笑着对我说总算苦尽甘来。

后来小生命慢慢成长，肩上背起重重的“知识”，周末会到田间，爷爷扛起锄头，我则在一旁用筷子和塑料瓶做成抓蝌蚪的小工具；天晴的夜晚会和奶奶坐在家门口，她用蒲叶扇子扇风，我嘴里啃着光明牌的奶砖，身旁呼吸器的声音轰轰作响，父母为了撑起小家，开始忙于各自的工作。再后来，夜晚忽然就变得极其安静了，灰布遮住了那台老家伙，它再也不“嘶吼”了，一颗星星回到了天上，可我们的心好像缺了一条支撑着的线。那几天爱笑的爷爷变得沉默寡言，无人时只是拿起蒲叶扇子，一个人坐在门口静静地扇，摇着躺椅，唱着最爱的戏。

几年后，爷爷查出肠癌，一开始我还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每天骑车接送我上下学的爷爷，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。但人在“病魔”的面前似乎还是太渺小了，每周放学，

我都会和父亲去医院探望，爷爷看我来了总是嘻嘻哈哈的，一点也不像是生了病的人。他接受了大半年的疗程后，有一次忽然在父亲面前掉下了两滴泪，我也逐渐明白了坚强的小老头原来这么痛苦。爷爷辛苦了一辈子，他会打铁、会种菜，还会唱上两句戏，就是不爱给自己买上两件新物件，后来家里经济稍微有了起色，老顽童有了一样想要的东西——那时很流行的黄金戒指，但没能好好“炫耀”一番，戒指便从手上，放进了小匣子里。临走前，这颗星说他放不下我，嘱咐妈妈，要把我培养好，把家照顾好，戒指，留给我。

现在，家里的两间老屋已经有些年头，岁月在它的墙面上刻下了斑驳的痕迹。走进熟悉的田野，看到爷爷曾经打理过的菜园已经略显荒芜，但那份熟悉的气息依旧会在我的路上这片土地后扑面而来，它承载的不仅是瓜果丰收的喜悦，也有我的童年，更是爷爷爱着这一家子子的情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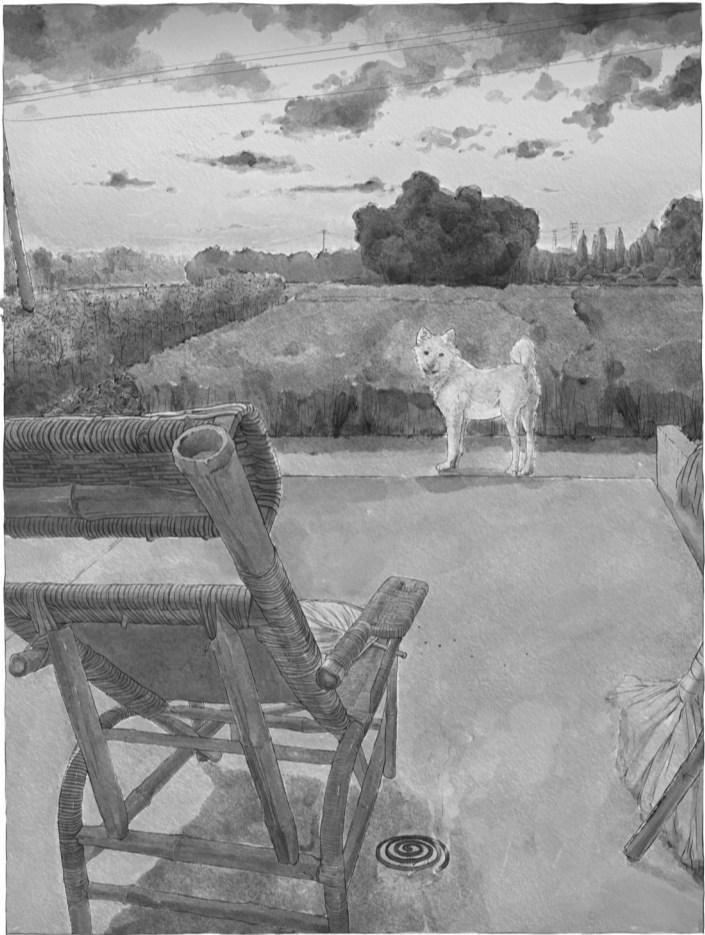
梦中，奶奶和从前一样，坐在门前的摇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把旧蒲扇，轻轻地摇着，眼神里满是岁月的沉淀。我走过去，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仿佛能真实感受到那份从心底涌出的温暖。但我明白，现实中她的手被病痛折磨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瘦弱到看得出条条血管且微凉的。可她的脸上绽开了笑容，皱纹在阳光下显得更深了，那双眼睛依旧明亮。

“孙女放学回来了噢。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充满了喜悦。我点点头，泪水不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转。

我深知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这份厚重的爱与联结都会像星光一样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在那一刻，我的脑海仿佛又看到了老顽童的身影，他站在不远处，微笑着看着我。

爱的联结到底是什么呢？对普通的我们来说，或许爱没有这么宏大，它可以是生活这条道路上每一次的“跌倒”与“爬起”，是擦不尽流不完的“汗水”与“泪水”，更是无法掌控的“生”与“逝”，但无论如何，它们都加深了这份联结，让爱如同溪流滋养生命的土壤抑或是走向尽头时那并未断裂的丝线，只是匆匆地穿越了时空的界限，虽然微弱，却成为人内心深处不可诉说的永恒慰藉和最宝贵的财富。

我想，我爱的两颗星，应当在另一端一同跟我说晚安。



夏晚来曲 杜一洲画

粽香里的慢时光

■王文婷

轻轻地，我将脚步落在青石板上，不愿打破这片宁静。五月之际，细雨迷蒙，我手执一把油纸伞，悄然走进了嘉兴乌镇。

抬眼，云雾沉沉。细雨如银缕轻垂，织就一张朦胧纱幕，将整个水乡温柔笼罩。雨滴跳跃在青石板路上，溅起细碎水花，宛如精灵翩跹起舞，为沉寂的古镇增添了一抹生机。烟雨点点坠入河面，波澜不惊，只留一圈若有似无的水痕，晕染着江南独有的温婉。

一叶乌篷小舟穿雨而来，船夫头戴斗笠，持着一根长篙，悠然自得。船头劈开雨幕，徐徐前行，让镜面般的水面漾开层层涟漪。雨水滴落在乌篷船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是自然奏响的乐章。

我收起了伞，倚檐而行。细流顺着瓦片，流过房檐，在我身侧涓涓淌下。白墙黑瓦的古宅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墙面染上了斑驳的黄色水渍，镌刻着岁月沧桑；墙角青苔凝翠，虽浅淡不起眼，却以一抹新绿，

为千年古镇添了几分鲜活意趣。祖祖辈辈的房子，就在这片土地上倒了又建；一抹抹青苔就在这墙角上枯了又生；一代代人哪，就在这故乡里老去，又迎来新生……

行至深巷，各类小吃店门口聚满了客人，顿时给宁静的镇子带来了烟火气。而唯独一家店，开在最角落，显得尤为冷清。一股簌叶的清香从巷子深处飘来，牵着我的脚步，来到这家店前。

店面不大，木门斑驳，柜上蒸笼罗列，粽子、桂花糕等江南点心错落摆放，氤氲着烟火香气。屋内陈设简朴，一张桌，几张凳，坐着一位白发老人和一个小女孩，两人相对着，正俯身制作粽子。老人的手枯瘦却灵巧，如蝴蝶在粽叶上翻飞。他取过一片青粽叶，折出斗形，填入糯米，再轻轻压实馅料。

“囡囡看，粽叶要裹紧，松了会散，太紧又会破。”小女孩学着他的样子，小手笨拙地折着，粽叶在掌心扭捏不定，像只调皮的小青蛙。老人温声笑劝：“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包粽子急不得的。”他握着小女孩的

手，填馅裹叶，缠线系紧，一枚周正的粽子便诞生了。“爷爷看，我也终于会包了！”小女孩举着成品，眉眼间满是欢喜。

祖孙两人此时抬眼，才看见站在门口的我。

“姑娘，要吃点什么点心？”

“来俩粽子吧。”

“好嘞，都是自家手作。”

问及开店岁月，老人朗声答道：“几十年嘞，祖祖辈辈扎根在这，手艺也一代传一代！”

望着眼前这温情一幕，忽念《考工记》所言：“知者创物，巧者述之守之。”自老人掌心到孩童指尖，传承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烟火人间的脉脉温情。老街檐下，这股传承随处可见：剪纸、酿酒、缂丝、木雕，每一门手艺背后，皆是一双巧手，一颗匠心，一份坚守。

雨丝依旧纷飞，檐下雨声沙沙。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，此念倏然涌上心头。小店之内，老人为师，稚童为徒，而大道真谛，藏于一折一缠之间。这并非书卷上的玄理，而是掌心的温度，舌尖的醇香，

是融入血脉的文化根脉。世事疾驰，步履匆匆，可有些美好，本就需慢品细琢——如包粽子的手艺，如世代传承的温情，恰似古镇石板路，经岁月打磨愈发温润，坚实绵延，通向远方。

离去之际，小女孩正认真地包着第二枚粽子，她的小手稳握粽叶，老人目光慈祥，满是期许。忽觉这老街、这粽香、这祖孙二人，皆是时光的见证者。以最朴素的姿态，守护着渐被遗忘的智慧；世间有些珍贵，值得慢慢雕琢，细细传承，静静品味。

轻轻地，我又将脚步落在青石板上，唯恐惊扰这片宁静。乌云变得松散，云隙间漏下微光，折射出细碎斑斓，暖阳正于云层后蓄势待发。河面转为风平浪静，恰如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，而我心潮翻涌。这片慢慢的小镇里，住着一群慢慢的人，他们不争荣华，只是坚守着那些慢慢的历史——古房屋破了又修，技艺代代相传。这份跨越时光的匠心与温情，仿佛带我进入了从未见过的世外桃源……

■赵璐

火急火燎地在杭州西狂奔最终登上高铁的那刻，旅途的喜悦悉数化作——我下次再也不踩点了！

真正踏上景德镇土地的那刻也没什么不同，可能就是阳光太刺眼，公交车上的初中生有些喧闹。等到了酒店放完行李打算按着攻略寻个餐馆时，才真正意识到瓷都的人气火爆——这哪是我挑餐馆，明明是我排着队，拿着爱的号码牌”。

“前方还有205桌，预计等待两小时四十分左右”，听完服务生这句让人绝望的话，我拉着朋友就夺门而出，转头拐进旁边没那么火的小馆，吃什么不是吃，这橘皮烧牛肉和鸡汁豆冲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吃饱喝足我们正式在陶溪川闲逛起来，人手一杯江西特色洪都大拇指，我想没有人能不在喝第一口时瞪大眼睛，指着它大赞美味。陶溪川的风景也极富魅力，砖红色的瓦不讲求对称，搭起一座座废土而又新潮的建筑，几步一个高耸的烟囱，无声讲述着这座城因瓷而兴的历史。

瓷都怎么能绕开瓷去顾左右而言他呢？比起其他景点一家连一家的特色小吃，景德镇上的陶瓷制品店数不胜数，偏偏每家又匠心独具。朋友一开始还兴冲冲地跟着我从街头逛到巷尾，后来也疲惫地溢出“班味”。我倒是像小狗见骨头，越走越精神，两眼都发亮。工艺高超，品类丰富，纹样精美，简直是购物狂的天堂！

这家卖的是动物主题，竖耳朵翘尾巴的小猫碗，黑眼圈快掉到地上的熊盘盘，还有瞪着眼睛张着嘴，一脸呆像的小猪杯……默默把手指戳进它嘴里的我“咔嚓”拍照留念，又佯装若无其事地哼着小曲拐进了隔壁。不再童趣，却像走进了公主的世界，白瓷如玉，釉色是雨后天青后最淡的那抹。浮雕的花藤沿着杯壁蜿蜒，粉玫瑰、小雏菊、铃兰，还有抱着花篮的小兔，像是从童话里出

逃的精灵，在瓷壁上悄悄落了脚。那些细碎的花边、珍珠似的点缀，像少女裙裾上的蕾丝，带着点不惹尘埃的娇憨。

一路走一路晃，有滑稽的小动物，像女嫫随手甩的泥点那般随意捏就，也有高雅的青瓷，它们就这么截然不同却又和谐地挤在一条街上，不知道万籁俱寂时，会不会互相打招呼呢？

比起店铺，这里的摊位更是俯拾即是。陶溪川的注重品质与独特，每一家无与伦比的设计都让人拍案叫绝，相比之下陶阳新村就便宜许多，货比三家想买个最便宜的陶瓷花，觉得十块八朵已是上限，信心满满拿下后立刻被十块十朵光速打脸，泪的代价告诉我，在这里只要你耐心，惊爆低价不是梦！

第二天天气很好地抢到了一家网红店铺的最后一个人座位，深思熟虑半天还是点了招牌辣鸡爪，正想求求情做微辣，只能中辣的消息晴天霹雳般砸来，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上，早上的辣炒碱水粿都吃了还怕个小鸡爪！随即江西辣就给我狠狠上了一课，两个人本来还有说有笑，吃上鸡爪桌上顿时鸦雀无声，只有两只默契的手同时伸向绿豆冰沙。毫不夸张，一口要缓二十分钟，直冲天灵盖的辣意裹挟着泪水，把我从眼眶到脖子全染得通红，走出那家饭馆已是两小时后，浑身虚脱又隐隐回味，这就是江西菜的魅力吧。

在这里逛逛停停，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，随意走进一家饮品店喝上一杯，浓浓的桂花香在舌尖漾开，那个瞬间忽然觉得，这样的人生片段或许永远不会再有了，景不变人常变，下次再来时，我又会是怎样的心态呢？

离开时遇上个健谈又博学的司机，“你们知道中国叫China，也就是瓷器，那你知道这个词的由来吗？”见我们都摇头他朗声开口，“景德镇以前叫昌南，昌南China，外国人对于瓷认识的起源啊……”

在他悠悠的话尾余音里，我一睁眼，又回到了浙江。

永远不在愤怒中等待日落

——读《天蓝色的彼岸》有感

■陈湘怡

提到死亡，你会想起什么？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，脑海里或许浮现的是疾病，是痛苦，是对世界的不舍与眷恋。然而，由英国作家亚历克斯·希勒写的《天蓝色的彼岸》，却用孩子“哈里”的视角，给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死亡教育课。

全文不提死亡，但却用最温柔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死后的世界——他乡。这一头，是他乡，那一头，是天蓝色的彼岸。他乡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在他乡，所有“人”都在赶路，但似乎没有人走到尽头。死亡的魂灵在此处不是游魂，而是游子，各有各不愿离去的缘由。只有解开了心结，才能走到尽头——天蓝色的彼岸。

小哈里因交通事故来到他乡，遇到了熟悉的邻居奶奶，她惋惜地说他不该来，小哈里却不懂什么是不该来。他随着人群走走停停，直到碰到了阿瑟——一个拿着纽扣等待妈妈的男孩。阿瑟带着他重返人间，小哈里发现他的消失对人间来说似乎毫无改变。校园里的课正常上着，好友甚至和他“仇佛”成了一朋，这个世界没了他仿佛没了一颗尘土，他感到不解，也有点悲伤。

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家人，他害怕家人发现他不见了会担忧，也急切地想和姐姐解开矛盾。可当他回到家时，映入他眼帘的，是爸爸、妈妈和姐姐脸上深深的愁容。是啊，他走得实在太快、太突然，让人猝不及防，甚至只留给姐姐一句愤

怒的话：“我要是在哪天死了，你准保会后悔的！”而姐姐也生气地回了句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不会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！”

哈里十分后悔，他想和姐姐解释，也想和父母回到从前的日子，但当他伸出手指，他却发现无法触碰他最爱的人。到这一刻，小哈里才逐渐理解，所谓的他乡，其实是死后的世界。

他已经死了。后悔的情绪无限蔓延，对哈里的姐姐来说，她后悔连心回击；对哈里来说，他后悔留给姐姐的最后一句是愤怒的口不择言，最后却一语成谶。

孩子的视角是天真的，同时也是残忍的。这场死亡教会他如何去爱，可他终究还是死了。他想在纸

上写下“我爱你，姐姐”，可用尽全力却仍未写完。

故事的最后，姐姐和家人看到了字迹，而小哈里回到了他乡。似乎只有在极端情况发生时，我们才会深深地反思，告诉自己不该这样对待最爱我们的人。然而感情越深，在情绪失控时给对方带来的，往往也是不可挽回的伤害。死亡给他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，当他体会到生命的珍贵与世事无常时，他抓住了彩虹的一端，从此跃入了“天蓝色的彼岸”。

作为渺小的人类，我们无法抵抗死亡到来，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找生命的意义。而面对最爱我们的人，借用书中的一句话：请永远不要在愤怒中等待下一场日落。